引　　子

一九八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北京是年立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

清晨，空气清冽，冬云低垂，呼啸的寒风拍打着窗棂，有一种刺骨之感。

此时，一位中等身材，精神饱满的老人，像往常一样起了床。他习惯地戴上耳机，手里握着那个半旧的袖珍收音机，边走边听着当天的新闻。

这位老人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

就在这时，王老听到收音机里播放出了哀乐。

“又是谁逝世了 莫不是陶峙岳同志吧 ?!”王震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因为，就在几天前，湖南省领导向他通报了陶将军最近的身体状况。

伴着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陶峙岳将军不幸逝世的消息。

王震将军听到这一噩耗，顿时泪水纵横。“陶司令，你这就走了 ?!,,……

良久，王震悲痛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近些时间，我几次看到湖南省领导关于陶峙岳将军病危的报告，陶将军的病一直牵动着我的心。按照陶将军原来的身体状况，我曾期望他成为百岁老人的，但没料到近几年来他却身卧病榻，在九十有七之年，与世长辞，我很是感到悲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风雨人生，沧海桑田。一个原是国民党的中将，一个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为了祖国的统一昌盛，两位从湖南山村走出来的战将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

王震久久端详着陶峙岳的遗照，仿佛回到了昔日两人并肩战斗的日日夜夜……

“我和陶将军是有缘的！”王震不停地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相识于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后，陶将军领导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新疆民族军整编为第五军，三支部队共同屯垦戍边。我和陶将军走遍了天山南北、阿尔泰山麓和帕米尔高原，结识了许多居住在新疆的各民族群众和垦荒戍边的英勇将士，深为广大将士、人民群众爱国建国的豪情壮志所感动。我们合作共事，交往甚密，相知亦深……”

岁月悠悠，悠悠岁月。

讲到这里王震将军又流泪了。对陶峙岳将军的缅怀之情顿生！

一幕一幕的历史，如诗如画，再次在王震将军眼前浮现……

“王将军，认识你真是峙岳终生之幸事啊！你看，彭总司令，你，我三个人都有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今天，我峙岳高兴，来到了酒泉，亲眼看见了解放军的部队，结识了两位将军，我要亲自给你们敬两杯酒！”

“陶司令，论年龄，你是我们的兄长；论资历，你是我们的前辈，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功的人哟！我彭德怀和王震今天备了一杯薄酒，好好为你接风洗尘。”

……

“王将军，我天天都在盼着你率领解放军快速进疆。目前新疆局势混乱，惟有解放军进入才能安宁，说实在话，我晚上做梦

都在想你王胡子呀！……如今，解放大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在如此恶劣的气候环境中，这般神速进疆，我的心就安定了！”

……

“陶司令，你早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了。”

……

陶峙岳回答道：“是所愿也，不敢请也！”

……

几天之后，王震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为陶峙岳致了悼词。

在悼词中，王震这样写道：

> 陶将军戎马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响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号召，毅然摆脱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羁绊，率领十万官兵和平起义，化干戈为玉帛，协助入疆部队顺利进军，把五星红旗插上昆仑山、帕米尔和阿尔泰之巅，使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边陲要地，成为人民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将军自起义以来，一贯与党相处无间，肝胆相照。他的思想，他的疑难，他的建议，都能与党组织交心。
>
> 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

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了统一战线，两位将军并肩携手，奏响了一曲动人的人生之歌。……

第一章　红柳摇曳，大军西进兵车动

第　一　节

●秋夜，酒泉城成了欢乐的海洋●王震剑眉一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之巅●酒泉会晤，王震紧紧地握住陶峙岳的手●彻夜无眠，陶峙岳“回家”了●“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陶峙岳自信地笑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拂晓，风息雨霁，群山未醒。

王震早早地走到室外，他呼吸着清冽的空气，伸开双臂做了几个“夸张”的扩胸运动，顿感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

走到一个高坡上，眺望着西北的那块高原和湛蓝的天空，王震心头涌起一股激情。那就是占祖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啊！那里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中间夹着准噶尔和塔里木两个富饶美丽的盆地。说不清是大战胜利后的喜悦和兴奋，还是即将胜利进军前夕的自信和激动，即使是在清晨，起床后的王震特地穿上那套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腰间挎着一支手枪，扎着一条黄色的军腰带，腰带上系着一个小方盒，内装一

个漂亮精致的指北针，胸前挂着望远镜，显得精明强干，威武英俊。

时年，他刚刚四十一岁。

午饭后，得到了陶峙岳将军于今天上午率领全疆十万官兵通电起义的消息，王震兴奋不已。他心想：昨天是酒泉通电起义，今天又是新疆，看来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已经即将全面完成。

他兴致勃勃地打来一盆热水，忙着剃胡须。

这时，许光达看见了，走过来问道：“王胡子，你忙什么？”

王震哈哈一笑，说：“我把胡子刮干净一点，好更加精神地进酒泉呀！”

许光达笑着说：“你把长胡子一刮，‘王胡子’这个名字不就给刮没了！”

王震停住剃刀，望着许光达说：“我王震留胡子的那天就说过，全国不解放，我这胡子就不剃嘛！”

许光达故作严肃地说：“还有一个新疆哩！”

王震满怀信心地说：“新疆的事你不清楚么？上午陶峙岳将军就通电起义了。再说，新疆问题，毛主席早就有办法了！不用你和我瞎搀和嘛！”

“好你这个王胡子！”许光达说完，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晚霞映红了西边的天际，夜幕从祁连山拉起，王震和许光达奉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率部进入了酒泉城。

秋夜，风寒月冷，可是欢乐的人潮、温暖的灯海，把萧瑟的秋风驱散得荡然无存。

大街小巷上灯火通明，把塞外古城照得如同白昼。操场内外，人山人海。唱戏的、扭秧歌的，吸引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各种照明弹如仙女从空中散下一捧捧礼花，绚丽灿烂。

闭塞单调的酒泉城，难得如此热闹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震兴奋无比，他想起了历史上的爱国大将霍去病，想起了“酒泉”这一美丽名字的来历，于是他大手一挥，让后勤部门通知炊事班，今晚为战士们加两个菜，每个人享受二两喜酒。整个军营充满着节日的狂欢和喜庆。……

夜很深了，王震和彭德怀办公室的灯火还亮着。他们在为新中国的诞生，为大部队进军新疆而忙碌着。从北平来的一份份电报和简报，堆积在案头，让他们感到既兴奋而又任务艰巨。

一连几天，一兵团司令部里都是在开会。

三十日晚上，这个会开得更为精彩热烈。

讨论完各项议题后，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可是谁也没有睡意。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说是为我们的新生共和国的诞生守夜。这些从生与死的战火中走来的热血男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天南海北地聊着：从秋收起义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过雪山草地；从“西安事变”到日本投降，直至三年解放战争的每一个战场……

这时，突然有个人手指着窗外大声地说：

“快看,天亮了!”

大家抬头一看，此时窗户纸已经发白。接着，“呼啦”一声，你挤我撞地往装有电台的房间冲。推门一看，屋子里已是黑压压的一堆人——这些都是彻夜未眠的人，早早就守候在这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前，等待着激动人心的喜讯传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个激动人心，令人永生不忘的日子!

下午三点，在一阵接一阵庄严的礼炮声之后，从无线电电波中传来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听过一遍又一遍的声音：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

顿时，满屋子沸腾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热泪。

“呼啦”一声，满屋子的人全跑出来了，大家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步向大街进行庆祝游行！

酒泉城再次成为欢乐的海洋！

在新中国诞生后不几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传到了酒泉。

这天，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王震，被战士们的激昂振奋的情绪所感染。他习惯地扬起右手，不停地在空中做着劈砍的动作，高着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他来回地走动着，突然猛一回头，转身挥了下手继续说：“展开地图，让大家过来瞧一下！”没等别人插话，他就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上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

王震自信而幽默的话语，让他靡下的将士们听得过瘾。

这时，有名营长见自己的老上级这么高兴，说话就比较随便：“这是一枚甜果子，可皮儿太厚，而且是苦的。”

话一出口，立即如水滴溅在油锅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令进军新疆了，我们一定要到新疆去，去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去吃自己亲手种的哈密瓜。不过，人都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新疆的路都是戈壁滩，大风刮起来，能把汽车吹翻了。”

还有人接着说，“听说新疆的气候非常吓人，当地的人形容为：‘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冷起来，小便时都得

带棒子；热起来，吐鲁番的县长要坐在水缸里才能办公。”

“我也听人说过，在嘉峪关西边有块石碑，上面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意思是出塞十人只能回来一人。你用石头瞄准那个‘还’字，只要能够投中，就准能等到回来的那一天，非常灵验，否则，你就只能做戈壁滩上的孤魂野鬼了。”

……

王震静静地听着这些议论，等他们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挥了一下手。

“你们都讲得差不多了，也该让我王胡子给大伙儿讲一句话！”王震扯开嗓子大声说，“我的话不多，对大伙儿听到的这些关外奇谈只讲两个字：扯淡！我也见到不少到过新疆的同志，他们对我讲，新疆的气候确确实实与关内有些差别，主要在于日夜温差较大。但并没有那么吓人！你们自己想想，老百姓有句老话，叫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五谷不长。照这话来讲，新疆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大伙儿肯定比我王胡子听得多，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不带渣，龟兹的姑娘一朵花。天气如果不冷不热，能出产这么好的东西吗？！”

大家一阵大笑。

王震却一脸严肃，他用手摸了一下下巴说：“刚才你们讲的那块石碑，还真竖立在嘉峪关界。不过，这‘出十还一’的说法如果你们认真考证一下，并不过分，而且是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张骞出使西域，行前随从逾百，东归之时，张骞几乎是单枪匹马。你们算一算，这是个什么比例?!”

大伙儿都了解司令员的性格，知道他接下来就是相当精彩浪漫的高论了，都竖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等候，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

“我问问你们，你们谁愿意当‘出十还一’的那个‘一’，请举手，我王胡子保荐你进北京当高官。”王震将话题一转，直奔

主题而来。

可是没有一个人举手。

“哎呀呀，别像大姑娘坐轿，羞羞答答的嘛！那么可怕的地方，尿尿都得提棒子，那还跑到那样的鬼地方干啥？干脆打道回府，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多美！”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王震剑眉一扬，转入正题：“同志们！我们解放大西北是为了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进军新疆又是去干啥？是去享福，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接收大员?! 不是，根本不是！我们去干什么，毛主席在两天前指示我说，‘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同志们，这可是毛主席的原话，一字不差，我王胡子装在脑子里，记得清楚明白。你们大伙儿对照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我们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要去十个，留十个，扎根新疆，屯垦戍边，誓把新疆建设成塞外南泥湾。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响起——“有！”

“向新疆进军！”

“扎根新疆，屯垦戍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

王震也使劲地鼓起掌来。掌声、口号声，震醒了寂静的山谷，久久回荡在酒泉城的上空。

二军政委王恩茂插话说：“我们保证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扎根新疆，积极体现兵团的决心。”

“对！”王震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扫视着眼前的将士们说，“进军新疆、建设新疆，大有可为！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

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

当天下午，彭德怀主持召开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军新疆的重要指示。

王震在会上作进军新疆的报告。

甘泗淇就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了重要讲话。

会上，下发了《到新疆去解放新疆的人民》的政治动员宣传材料，号召全体官兵发扬不畏艰难困苦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进军新疆，建设新疆。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彭德怀和王震向陶峙岳发出了邀请函，请他速赴酒泉，共同商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具体事宜。

陶峙岳一接到邀请函，高兴得如同一个孩子，兴奋得不知做什么好。就像在黑夜中见到了明灯，他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心想，新疆的局势不久就会安定下来了。

十月四日，陶峙岳带上后勤处长郝家骏，启程入关，直奔酒泉。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戈壁滩上，陶峙岳心里就像滚滚的车轮一样，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巴不得立时就能到达酒泉，见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将军。

第一次要去见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而以前又是自己的对手，陶峙岳既激动又有些紧张。彭大将军、王震将军都是威震八方的解放军战将，他们会怎样看待我？虽然宣传中说解放军对起义部队将领怎么好怎么好，但真正落实在行动上会是怎样？解放军的部队以前一直在关内，目前新疆气候寒冷，风沙很大，他们能适应气候，很快入疆吗？！

想着想着，陶峙岳不自觉地整了一下自己的军装。

他心里暗暗地庆幸着自己多亏穿了这套军装。

临动身前，陶峙岳曾为着装的事费过一番思量。在国民党里，自己是中将军衔，可如今起义了，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现在又要去见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再穿这样的服装合适吗？总归是投诚了，还不如就此与军装告别算了。可是，穿上一套便服去见解放军的将领，去见解放军的士兵，这合适吗？！思量再三，陶峙岳决定还是郑重赴约。他穿上了自己的将军服，戴上白手套，披上呢大衣。

已是十月初的天气，虽然新疆寒风刺骨，可关内却温暖如春。

十月七日，陶峙岳抵达了酒泉城。

放眼塞外古城，仲秋的太阳如一个硕大的暖球，无遮拦地洒下片片金辉，街道两边的松柏和白杨，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如一排排威武的士兵。和煦的风轻轻地吹在身上，让人想起故乡的明月，亲切爽快。尤其是城内到处荡漾着一种欢乐喜庆的气氛，令这位曾经担任过河西走廊总司令的陶峙岳感喟不已：昔日“光杆司令”，退守河西走廊数载，酒泉的一草一木都亲手抚摸过，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感觉？重返酒泉，难道是上苍的嘲讽?!

但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轻松愉快地步出车门，踏上酒泉这块熟悉的土地。

一下车，早早在城门外等候的彭德怀和王震大步迎上去。

彭德怀乐呵呵地说，“陶总司令，我们可把你接来了啊！”

“我代表新疆十万起义官兵，向彭总司令致意！”陶峙岳脱下洁白的手套，举手敬礼。

彭德怀、王震还礼后，彭德怀握着陶峙岳的手兴奋地说：“陶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不可没。我全体官兵日日企盼，盼将军早日给他们带路，开赴新疆！”

“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感叹地说，“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疆人民在等着你们，十万起义官兵在等着你们，只要你们早一天开进，我就早一天安心了！只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太差。”

王震一下子来了情绪，他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进军新疆的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住我们的脚步！请陶司令放心，只要你一过来，我们人民解放军就马上跟着你的脚后跟进疆。”

陶峙岳赞叹地说：“王震将军，南泥湾的英雄是无事不可为呀！彭总司令，我是以回家的心情来酒泉，对家里人，我就有什么讲什么，讲盼望，也讲担忧。一句话，我请求解放军火速进疆……,,

言毕，王震和陶峙岳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兴奋、幸福令两位将军热血沸腾！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握手，从此拉开了人民解放军西域古道上最为壮烈的“西征画卷

下了车，彭德怀、王震把陶峙岳迎进了司令部。

室内，温暖如春。

王震握住陶峙岳的手说：“陶司令，你是宁乡的，我是济阳的，彭总是湘潭人，我们三个都是湖南老乡哩！”

“晓得！晓得！我已是久闻二位将军的大名了！”陶峙岳频频点头。

王震给陶峙岳点燃了一支烟，问道：“陶司令，到了酒泉，也就是回到家了。用我们湖南人的习惯说，回了家就要拉拉家常，聊聊家里话哟！家里情况好吗？”

“见到你们，我是既高兴又放心。有了人民解放军，新疆就会有个好的局面！”陶峙岳答道。

“家属还在重庆吧？来信了吧？情况如何？”彭德怀问道。

“来信了，还好，好，谢谢彭总关照，峙岳感谢您啦！”

“别这么说，那是应该的！”彭总笑着说，“您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了大功，这点忙是得帮的，何况咱们还是老乡嘛！”

陶峙岳感激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直到晚年，陶峙岳在回忆中还这样叙述道：

> 我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初次接触，给了我极其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特令我惊异而感激的是，在我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家属寄寓重庆的情况，即指示入川部队注意保护。那时，我的家属子女因战争迫近，已匿居到乡下去了。但解放军有关部门仍然把我一家找到了。事隔三十五年了，彭总虽遭受“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的崇高品德却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三位湖南老乡在一起，乡音不改。既谈家乡风物人情，又谈军旅生活的艰难，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在谈到玉门油田顺利被人民解放军接管的事，王震用敬佩的目光打量着陶峙岳，兴致勃勃地说：

“陶司令威名远扬，人虽在新疆，可是兼任了西北行政长官，否则玉门油田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的哟！”

原来，陶峙岳在派曾震五速赴兰州，见到彭德怀后，向彭德怀报告了陶峙岳决定起义的情况，又谈到了路过高台与彭铭鼎见面时，彭铭鼎详细向他介绍了河西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并请求解放军能尽快支援彭铭鼎举行起义。

“我没有做什么，主要功劳是彭铭鼎工作做得好。我当时考虑到玉门油矿，无论如何不能破坏，它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太重要了。因此，好早就给彭铭鼎下达了保矿的命令，进行了部队调整。”说着，陶峙岳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当时，贺新民这些‘党国’的顽固分子，指着彭铭鼎的鼻子说，‘你，你对得起

刘任吗？——完蛋！被你们湖南人出卖了，特别是彭铭鼎！”

王震、彭德怀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湖南人嘛，就讲爱国！”彭德怀大口吸了口烟，两眼炯炯有神地看了陶峙岳一眼。

接着，彭德怀、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新中国的美好前景，陶峙岳不停地点头。好多情况他都是第一次听说，有的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感到不仅对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有了新的了解，也长了许多见识，确实有种“回家”的感觉。

彻夜难眠。

伫立在晚风中，眺望灯火辉煌的酒泉城，陶峙岳思绪万千：和平安定对广大百姓生活是多么需要和重要啊！

第二天，当清晨的薄雾如一袭轻纱披罩在古城酒泉时，一声嘹亮的军号声把正在梦中的战士们唤醒。

踏着晨曦，一队队精神抖擞的战士们如猛虎一般，跑步来到了训练场。

站在队伍前面的是基层干部。“一、二、三、四”的口令声和整齐一致的脚步声，把那层薄雾震散。

跑步、打拳、拼刺杀、练战术……训练场上热火朝天，部队按连队队形摆开，各连根据任务不同进行练习。

陶峙岳走出营房，才发现王震将军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正在和部队一起组织训练。他们的着装和普通士兵没有两样！

这么正规的部队，这么严格的纪律和过硬的作风，陶峙岳是第一次见到！以前，曾参加过“围剿”苏区红军，总是惊叹红军部队虽然人少、装备差，可在战场上却一个个如猛虎一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战斗力很强，如今，他找到了答案。

尤其像彭总和王震这样高级的指挥官，连出操、晨练都与战

士们一起，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早餐开始了，部队整整齐齐地一路歌声走进饭堂。一出出洪亮、雄壮的革命歌曲，唱出了战士们的豪情壮志。陶峙岳不停地在心里赞叹。

“该吃早饭了，陶司令！”王震把陶峙岳请进了饭堂。

这是总司令部的饭堂，彭德怀和王震就在这里吃饭，除特意加了几个煮鸡蛋外，其他与战士们吃的一模一样：稀饭、馒头、咸菜，就这些。

彭德怀边吃边歉意地说：

“陶总司令风尘仆仆地从新疆过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

“好在陶司令在西北呆的时间长，对这里的生活较习惯。”王震一边剥着鸡蛋皮，一边乐呵呵地说，“不然，就我们这样的条件，还真不好招待哩！”

接着，王震又说：

“不过，共产党人不讲究外面光形式的东西，我们就讲实际。能吃饱就解决大问题。”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联想到昨天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办公室见到的仅有一张写字桌和几把旧椅子，房子的墙壁已经斑驳，灯光也有些暗淡，没有一件很像样的摆设，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令陶峙岳肃然起敬。

饭后，王震带领陶峙岳参观了解放军军容。

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向陶峙岳作了汇报。

部队整齐威武，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正规，举止端庄，口令洪亮，有礼有节。尤其是班、排的学习、训练和业余活动安排得有条有理；室内清洁整齐，室外有条不紊。严明的纪律，严格的作风，陶峙岳从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身上，看到了

希望。

他心里好像有一股暖流在通过。

在回来的路上，陶峙岳不无感叹地说：“王将军，率领这样的部队进疆，我心里可就有着落了。现在不瞒你说，我做梦都在想你王将军。想解放军早一天进疆。新疆十万起义官兵，目前虽然只有极少数人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军心涣散，尤其是三个月未发军饷了。”

“将军放心，欠饷由我们发还。”王震脱口而言。

“那怎么行？解放军还有十万人呐！”陶峙岳担忧地问。

“我们还有两只手嘛！这是共产党、是解放军最有力的工具。”王震笑了笑说，“我们会让它沙漠变绿洲，戈壁变粮田。”

陶峙岳兴奋地点了点头。他再次冲动地把王震的双手紧紧握住。

以前，国民党政府和新疆的反动帮派为欺骗群众和基层官兵，造了许多谣言，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军。可是，当与共产党的将领和基层官兵接触后，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陶峙岳再次受到鼓舞和教育，信心更加坚定。

在彭德怀、王震将军的安排下，陶峙岳列席了第一兵团的党委扩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向陶峙岳将军及全体与会同志，再一次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意义和目的。

彭德怀严肃地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完全是国防的需要和建设新疆的需要，不是去解决任何部队，对起义部队，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

会后，彭德怀语气和蔼且充满信任地对陶峙岳说：

“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

陶峙岳听了，不住地点头。

接下来，彭德怀、王震和陶峙岳一起，就起义部队的改编问题，解放军入疆问题及大体时间安排进行了具体讨论。

彭德怀谈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起义部队进行集中改编、成立二十二兵团的一些设想；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改编部队实行四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一些基本要求，并强调指出，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定建立、劳动生产要尽力搞好。同时，对解放军大规模进疆的具体路线和大体时间征求了陶峙岳的意见。

王震说毕，陶峙岳插话说：“王司令员，解放军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确实困难不少哟，虽然现在才是十月天气，可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雪了，祁连山上也是一片银白，禁不住叫人想起贵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啊……”

“什么贵军贱军的，”王震朗声大笑起来，“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还说两家话！说到长征，头一回是雪山草地，二万五千里，举世闻名；第二回是南下北返，两万里多一点，我们称之为小长征，这是第三回，都叫我王胡子给赶上了，实在是三生有幸哇！”

“这回的情况可是与前两次不同，”陶峙岳提醒王震说，“这次主要是气候问题……”

“彭总给我提了几个人的名字，张骞、班超、唐玄奘、林则徐、左宗棠，还有你陶大将军，我想我这个后来者总不会表现得太差吧！”

陶峙岳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两眼紧紧盯着眼前精神抖擞的王震。

王震见陶峙岳一时无言，陡然来了情绪。他拍了拍陶峙岳的肩膀说：“我是个武夫，早知陶公是闻名军界的儒将，今日高兴，也胡乱凑上几句，请你指教指教。”

陶峙岳连连拱手：“指教实不敢当，洗耳恭听即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